

龍門子凝道記



龍門子凝道記

宋 廉 撰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記道凝子門龍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長

撰者 宋

濂

發行人

王 上海河南路五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

龍門子凝道記序

曩余葉宋學士集求所爲龍門子凝道記不可得。今獲原帙。亟授梓人。是書蓋先生未遇時所著。故其題詞有世不我知。老將至矣之感。豈知其後遭遇明祖。侍從承明。開國之初。制誥典章。半出其手。蔚然爲一代文學之宗。然則行藏用舍。乘乎其時。士君子隨遇而安可也。令先生早躋華臚。則是書可以不作矣。雖然。龍門山色。終古常新。石室之藏。吾知當與茲山並峙也。光緒元年冬十二月。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。

龍門子凝道記題辭

濂學道三十年。世不我知。不能見其一割之用。顛毛種種。而老將至矣。於是入小龍門山。著書曰四符。曰八樞。曰十二微。符言合。樞言奧。微言蘊也。總二十有四篇。以按一歲之氣。號之曰凝道記。用竹簡正書。藏之石室。百世之下。庶幾有好之者。嗚呼。德澤弗加於時。欲垂空言以詔來世。古志士之深悲也。仰瞻宇宙。操觚兀坐者久之。至正丁酉春正月丙子。金華宋濂題辭。

龍門子凝道記目錄

卷之上

采苓符二則

終宵符三則

卷之中

憫世樞四則

陰陽樞五則

先王樞七則

河圖樞六則

卷之下

段干微二則

司馬微四則

觀漁微七則

五矩符一則

孔子符三則

秋風樞六則

天下樞三則

樂書樞四則

尉遲樞五則

君子微四則

哀公微七則

虞丹微五則

士有微七則

越生微六則

林勳微五則

大學微七則

積書微七則

令狐微四則

龍門子擬道記卷上

采苓符第一

明 宋 濂撰

龍門子采苓山陽。二三子從之。龍門子采已。登磐石而憩焉。龍門子仰瞻俯睨。泮然若有得者。乃賦白雲之歌。歌曰。白雲如旗兮。于彼中林矣。我采我苓兮。實獲我心矣。孔子不出兮。麟曷從來矣。舍旃舍旃兮。我將何依矣。歌罷。復北面而歎。旁有進者曰。夫子何歎也。非聖曷師。非經曷窮。坤翕乾張。地拓天通。夫子之學。其既充矣乎。陶鎔禮樂。折旋陰陽。有目有綱。蔚爲文章。夫子之文。其既昌矣乎。籠絡宇宙。充物覆載。大包無外。小入無內。夫子之道。其既備矣乎。方今六合塵冥。膠膠紛紛。鳳皇不來。虎豹成羣。生民遘屯。如水之溺。如火之焚。曾不足以自存。夫子不一引手援之。古之君子亦若是乎。龍門子曰。子不聞楚獨孤氏之事乎。獨孤氏有二女焉。皆有傾國之色。時楚君不貴色。國人化之。咸棄而不顧。年踰三十。無與爲媒。灼者或說女曰。女子有家人之願也。子將失時矣。西鄰之子美而豔。盍自往從之乎。女曰。妾聞人之所以異於物者。禮焉而已矣。無是則禽獸也。苟不以禮。妾死不往也。區區一女子。尙以死守禮。子曾謂守先王之道者。乃不由禮乎。尙父不見西伯。老於渭水之濱耳。孔明不三顧。終於隆中之墟耳。況又不爲尙父孔明者。

乎曰。非是之謂也。人有言曰。冒赤日而勞者。不擇蔭而休。行百里而飢者。不擇水而爨。今民生在疚。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。尙得安席而獨寢乎。夫禮有變有常。非執一之謂也。今有人焉。籩豆靜嘉。肴核維旅。執爵獻酬。雍容於堂序之上。而火起寢室間。夫子以爲將勺客乎。抑滅火乎。必以爲且滅火也。夫執爵獻酬。禮之常也。火起輒救。禮之變也。禮者中而已矣。常固中也。變獨不可謂之中乎。不然。是子莫之執中也。夫子自任以斯道之重。而子莫其行。五尺童子竊爲夫子恥之。龍門子曰。是何言歟。君子之任道也。用則行。舍則藏。在易困之初六則曰。臀困于株木。入于幽谷。三歲不覿。象曰。入于幽谷。幽不明也。言乎困而無自出。幽之勢也。泰之初九則又曰。拔茅茹。以其彙。征吉。象曰。拔茅征吉。志在外也。言時旣泰。則君子志在上進也。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。又惡進不由禮也。禮喪則道喪矣。吾聞君子守道。終身弗屈者有之矣。未聞枉道以徇人者也。

龍門子寢疾數月不出門。弟子不敢見。以告其友閭邱生。閭邱生聞之。疾趨而前。問龍門子曰。夫子之病。頭岑岑乎。目瞢瞢無所見。耳無所聞乎。曰否。身重肉癢。足不收。行善癢乎。臂痛引背。兩脅肱滿乎。上見欬唾。下爲氣泄乎。曰否。解脬脊脈痛。少氣不欲言乎。心懸如病飢。眇中清乎。邪傷於腎。癰閉不通乎。血暴溢。熱臚脹甚。則胗腫乎。噤乾黃痺。魴觚飲發乎。曰否。然則夫子之病。我知之矣。夫子之病。非病已也。爲斯世病也。今劍稍交橫。白骨不葬。高如邱陵。一遇天陰。鬼夜哭相聞。是夫子之病也。宮室化爲灰燼。生民流亡。悵悵無所依。以墟莽爲樓館。以橡芋爲臺壘。以崖廣爲牀幃。以沼池爲壘洗。以明月爲燈燭。求生勾死。兩

無其謀是夫子之病也。田野荒蕪，五穀不生，貓麋成行，白晝出郊，行人鮮少，腥風穢灑，是夫子之病也。若是何如？龍門子曰：「然是善知我。」閭邱生曰：「予聞馬之瘠肥，責乎牧圉；民之休戚，係乎廟朝。彼肉食者不知病，夫子以匹夫憂之，無乃有出位之思耶？」憂非所當憂，不知徒憂而不形於事，不仁不知，不仁尚可謂學。先王之道乎？龍門子蹙然不答。閭邱生退。龍門子召門弟子謂曰：「我非人則已，苟亦人爾，何可不憂世哉？何可不憂世哉？」

五矩符第二

龍門子曰：「爲君者當謹五矩，爲臣者當行五彝，則天下治矣。何謂五矩？一曰省愆也，何謂省愆也？昔者湯之時，大旱七年，雉坼川竭，煎沙爍石，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，教之祝曰：『政不節邪？民失職邪？苞苴行邪？讒夫昌邪？宮室營邪？女謁盛邪？何不雨之極也？』蓋言未已，而天下大雨。故天之應人，如影之隨形，響之效聲者也。詩云：『上下奠瘞，靡神不宗。』言疾旱也。此所謂省愆也。二曰受言也，何謂受言也？昔者師經鼓琴，魏文侯起，舞賦曰：『使我言而無見違。』師經援琴而撞文侯，不中，中旒潰之。文侯謂左右曰：『爲人臣而撞其君者，罪何如？』左右曰：『罪當烹。』提師經下堂一等。師經曰：『臣可一言而死乎？』文侯曰：『可。』師經曰：『昔堯舜之爲君也，唯恐言而人不違，桀紂之爲君也，唯恐言而人違之。臣撞桀紂，非撞吾君也。』文侯曰：『釋之。』是寡人之過也。懸琴於城門，以爲寡人戒。此所謂受言也。三曰尊士也，何謂尊士也？昔者鄒子說梁王曰：『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，湯立以爲三公，天下之治太平，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，天下之庸夫』

也。齊桓公得之爲仲父。百里奚亡於洛。自賣五羊之皮。秦穆公委之以政。甯戚故將車人也。叩轅行歌於康之衢。桓公任以國。司馬喜臚腳於宋。而卒相中山。范雎折脅拉齒於魏。而後爲應侯。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。朝歌之屠佐也。棘津迎客之舍人也。年八十而相周。九十而封齊。故詩曰。縣縣之葛。在于曠野。良工得之。以爲絺紵。良工不得。枯死于野。此七士者。不遇明君聖主。幾行乞匄。枯死于中野。譬猶縣縣之葛矣。此所謂尊士者也。四曰去驕也。何爲去驕也。昔者成王封周公。周公辭不受。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。將辭去。周公戒之曰。去矣。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。我文王之子也。武王之弟也。今王之叔父也。又相天子。吾於天下。亦不輕矣。然嘗一沐而三握髮。一食而三吐哺。猶恐失天下之士。吾聞之曰。德行廣大。而守以恭者榮。土地轉俗。而守以儉者安。祿位尊盛。而守以卑者貴。人衆兵強。而守以畏者勝。聰明睿知。而守以愚者益。博聞多記。而守以淺者廣。此六守者。皆謙德也。夫貴爲天子。富有四海。不謙者。失天下。亡其身。桀紂是也。可不慎歟。故易有一道。大足以守天下。中足以守國家。小足以守其身。謙之謂也。其戒之哉。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。此所謂去驕者也。五曰推仁也。何謂推仁也。昔者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。因遂吞之。腹有疾而不能食。令尹入問曰。王安得此疾也。王曰。我食寒菹而得蛭。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。是法廢而威不立也。非所以使國聞也。譴而行其誅乎。則庖宰食監。法皆當死。心又不忍也。故吾恐蛭之見也。因遂吞之。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。臣聞天道無親。惟德是輔。君有仁德。天之所奉也。病不爲傷。是夕也。惠王之後蛭出。故其心腹之疾皆愈。天之觀察。不可不察也。此所謂推仁者也。何謂五彛。一曰進賢也。可謂進賢也。皆

者子貢問於孔子曰。今之人。孰爲賢。孔子曰。吾未識也。往者齊有鮑叔。鄭有子皮。賢者也。子貢曰。然則齊無管仲。鄭無子產乎。子曰。賜。汝徒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汝聞進賢爲賢耶。用力爲賢耶。子貢曰。進賢爲賢。子曰。然。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。聞子皮之進子產也。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。此所謂進賢者也。二曰。任事也。何謂任事也。昔者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。中路而止。引車吏進。問君何爲而止。簡子曰。董安于在後。吏曰。此三軍之事也。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。簡子曰。諾。驅之。百步又止。吏將進諫。董安于適至。簡子曰。秦道之與晉國交者。吾忘令人塞之。董安于曰。此安于之所爲後也。簡子曰。官之寶璧。吾忘令人載之。對曰。此安于之所爲後也。簡子曰。行人燭過年長矣。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。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。對曰。此安于之所爲後也。簡子可謂內省。外知人矣哉。此所謂任事者也。三曰。守儉也。何謂守儉也。昔者晏子方食。君之使者至。分食而食之。晏子不飽。使者返。言之景公。景公曰。嘻。夫子若是其貧也。寡人不知也。是寡人之過也。令尹致千家之縣以賜晏子。晏子再拜而辭曰。嬰之家不貧。以君之賜。澤覆三族。延及交游。以振百姓。君之賜也厚矣。嬰之家不貧也。嬰聞之。厚取之君。而厚施之人。代君爲君也。忠臣不爲也。厚取於君而藏之。是筐篋存也。仁人不爲也。厚取於君。而無所施之。身死而財遷。智者不爲也。嬰也。聞爲人臣。進不阿上。以爲忠。退不克下。以爲廉。八升之布。一豆之食足矣。使者三反。遂辭不受。此所謂守儉者也。四曰。善諫也。何謂善諫也。晉平公閒居。師曠侍坐。平公曰。子生無目。眎甚矣。子之墨墨也。師曠對曰。天下有五墨墨。而臣不得與一焉。平公曰。何謂也。師曠曰。羣臣行賂以求名譽。百姓侵冤無所告訴。而君不悟。此一

墨墨也。忠臣不用。用臣不忠。下才處高。不肖臨賢。而君不悟。此二墨墨也。奸臣欺詐。空虛府庫。以其小才。覆塞其惡。賢人逐。奸邪貴。而君不悟。此三墨墨也。國貧民罷。上下不和。而好財用兵。嗜欲無厭。諂諛之人。容容在傍。而君不悟。此四墨墨也。至道不明。法令不行。吏虐不止。百姓不安。而君不悟。此五墨墨也。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。未之有也。臣之墨墨。小墨墨耳。何害乎國家哉。此所謂善諫也。五曰知退也。何謂知退也。子張見魯哀公不禮。託僕夫而去。曰。臣聞君好士。故不遠千里之外。犯霜露。冒塵垢。百舍重趼。不敢休息。以見君。七日而君不禮。君之好士也。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。葉公子高好龍。鉤以寫龍。屋室雕文。以寫龍。於是天龍聞之而下之。窺頭於牖。拖尾於堂。葉公見之。棄而還走。失其魂魄。五色無主。是葉公非好龍也。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。今臣聞君好士。故不遠千里之外。以見。顧七日不禮。君非好士也。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。敢託而去。此所謂知退也。夫愆不省。則心德有虧矣。言不受。則人情壅閉矣。士不尊。則大業弗立矣。驕不去。則賢者遠避矣。仁不推。則貴賤罔附矣。賢不進。則國家空虛矣。事不任。則官曠職墮矣。儉弗守。則窮欲極奢矣。諫不善。則扞格難入矣。退不知。則倖進失己矣。爲君者當謹五矩。爲臣者當行五疊。而天下治。此之謂也。

終胥符第三

晉人有終胥氏。阨於貧窶。盡無斗儲。櫛上無完衣。與婦謀曰。雍樂成行賈以饒。張氏賣漿而致千萬。郅氏麗削。列鼎而食。翁伯販脂。家累千金。亦在人自力耳。古語有言。天下熙熙。皆爲利來。天下攘攘。皆爲利往。

子將貨百金而學買焉。其婦悅而聽之。終胥氏去三年。所向輒不利。其憔悴益甚。楚人有芊熊氏。好使氣凌賤同類。衆譁然不從。共起而折辱之。芊熊氏恚曰。彼非能辱我也。辱我之無勢耳。淮陰起於亡虜。絳侯出於織薄。樊將軍興於屠狗。古今若是者。何可勝數。子顏面支體人爾。冠裳佩劍。人爾。飯菽飯水。人爾。何以異彼哉。彼能而吾不能。愧也。於是灑觴自誓曰。所不能取金印如斗大者。有如是酒。言已。拂衣徑去。徧詣五侯之家。高門懸薄。無見禮者。如是者亦三年。流離困頓。愈有所不堪。一旦會終胥氏於逆旅。各言其故。相與流涕不止。逆旅主人怪而問之。二人皆以實對。逆旅主人反覆譬曉。終不悟。乃謂之曰。南山之陰。有白鹿先生者。能於物理推見至隱。盡往質之乎。二人者。收涕而往。且歷陳艱苦之狀。白鹿先生歎曰。嘻。何子愚之甚也。子不見大駟之家乎。塊視金寶。布視綺繡。穹房邃館。淒竹和絲。自謂可以傳無窮。身死肉未寒。子孫已有操瓢而乞者矣。又不見權貴之門乎。金章焜煌。紫綬赫赫。暗啞叱咤。可使山岳震盪。海水起立。曾未幾何。一跌而赤其族矣。嘻。何子愚之甚也。且子身有至寶。乃反不自知乎。二人相顧駭曰。何謂也。白鹿圍至道。妙契天符。初無聲臭。不分遠近。非至寶與。函天包地。載陰負陽。日月同明。鬼神同妙。非至寶與。不爲堯存。不爲桀亡。終古特立。不遷不變。非至寶與。二人欣然歎曰。吾二人寐方覺矣。於是如獲萬金之資。上公之爵而歸。龍門子閒居而有憂色。二三子相與謀曰。先生憂矣。吾等當思有以樂之。乃推一人進而言曰。弟子事先生有年矣。先生志之所存。非小子所敢知。雖然。竊與聞焉。天下有道。出輔明君。以興一王之治。使三代禮

樂復見當今先生志也。復不輕於自進。必待上之人致敬。而後翩然以起。安車弗臨。而風沙襲人。先生之髮將向皓矣。今四海湯湯。未知所底定。先生之轍迹將安之乎。曷若盤旋邱壑。以道先王之道哉。浦陽江上有仙華山焉。其拔起如旌旗。人迹之所罕至。其上多名藥。綠紛絳疊可采。靈泉有鯈魚。時出沒於中。可釣。沃壤數十畝。白雲冉冉。恆覆其上。可耕。山多巨石。面正平。可坐。可弈。可列觴豆而飲。先生幸從所言。親枉玉趾而辱臨之。我二三子藉先生之寵靈。日求先生之所謂之道德。不亦幸乎。謹俯首再拜以請。龍門子憮然曰。我豈遂忘斯世哉。天下之溺。猶禹之溺。天下之飢。猶稷之飢。我所願。學禹稷者也。我豈遂忘斯世哉。雖然。予聞之道之興廢。係諸天。學之進退。存諸己。存諸己者。吾不敢不勉也。係諸天者。予安能必之哉。予豈若小丈夫乎。長往山林而不返乎。未有用我者。爾苟用我。我豈不能平治天下乎。雖然。荆山之玉。非不美也。卞氏獻之。而雙足見刖。予不佞。竊受教於君子矣。其不能爲卞氏決矣。二三子其治爾穢荒。締爾室廬。予與爾居之。二三子其挾爾琴書。操爾翰觚。載爾餼糧。吾將與爾終身焉。

龍門子生龍門大山長谷間。質素渾朴。若蚩人然。機括智譎之事。皆不能知。年十八。猶挾書環堵中。連數月不出。或謂其父母曰。爾子木偶人耳。漸長必憤事。何不使入通都大邑乎。乃衣冠所集。聞見必充也。父母曰。然。於是遣讀書城南。既至。無不譴笑之。龍門子意其以誠遇己也。安之笑者。以爲得計。益餌之狎侮。欺給。無所不至。謂上曰下。謂假曰真。謂紅青曰元白。龍門子遇以其誠也。亦安之。如是者二年。人告之曰。汝

不徵予言。第深察之。當知是詐也。龍門子察之。至再始疑之。曰。世之學者。妄謂師聖賢耳。率假也。如是者。又二年。相習既久。朴亦漸散矣。於是自悔。治任將歸。別昔之告者曰。向以子之給我。今信然矣。予之來也。將充於見聞。以畜其德也。德則不畜。而僞日滋。可乎。不如東還。告者高蹈撫膺曰。子得之矣。子得之矣。乃歌而送龍門子於河水之麋。抗手而別。其辭曰。皎皎白衣。更而爲緇。有全者璧。勿玷而虧。汝守汝樸。而何以入城府爲。君子曰。三代之民。當以大山長谷中求之。誠哉是言也。

孔子符第四

公孫氏問於龍門子曰。孔子爲魯司寇。攝行相事。有喜色。當時仲由竊疑之。有諸。龍門子曰。是戰國游士之談也。非君子之言也。吾聞之也。君子其動如天。其靜如地。夫子之動天也。天何喜哉。曰。是固然矣。或者其尙以祿仕爲悅乎。曰。非所以言孔子也。天子之貴也。四海之富也。非其道也。孔子弗受也。攝行相事。奚喜焉。以爲爲祿仕耶。君子未嘗詘道以徇物。以爲澤加於民耶。天下無一夫不被其澤。亦職分所當然也。奚喜焉。孔子之不爲祿仕而喜。則旣聞命矣。然必得子貢。而其名布揚於天下。必得顏淵。而門人日益。必得仲由。而惡言不入於耳。孔子旣聖矣。又似待二三子之助者何歟。曰。亦非所以言孔子也。夫虹蜺藏於深山之中。而神光之燭天者。煜如也。孔子其虹蜺歟。鳳皇巢於阿閣之上。而衆鳥之相從者。翕如也。孔子其鳳皇歟。麗日升於樽桑之間。而萬姓之尊上者。躍如也。孔子其麗日歟。又何待二三子之助也。齊公子嗜古器物。聞有藏者。棄千金購之。寘於一室中。飯於是。寢於是。非是弗飽也。弗安也。賓至輒一陳。

之以爲樂。龍門子謁之。公子出梁山鎔一。三牛彝一。壽亭侯印一。連環紐一。關內侯印一。橐駝紐一。曰。此漢物也。復出銅權一。鐵劍一。曰。此秦物也。復出仲姑義母一。楚姬寶盤一。鞞瑋瑋瑣各一。曰。此周物也。復出伯益鼎一。曰。此商物也。復出父丁敦一。曰。此夏物也。出己面洋洋有矜色。左右譽之。室內之人。又從而和之。咸嘖嘖曰。吾聞世有博雅君子。愧未識公子其人哉。龍門子獨默默不言。公子異而問之曰。僕不敏。竊不自料。以好古爲事。服儒服而來過者。卽請觀焉。觀畢。無不假顏色而賜之一言者。夫子獨不言。不笑。將物非眞耶。抑有說乎。龍門子曰。物固眞耳。第公子所藏者。三代秦漢之器。非古也。曰。如此不爲古。無已。則有虞氏之敦乎。曰。有。虞氏之敦。亦未古也。曰。其軒轅氏之九鼎乎。曰。軒轅氏九鼎。古則古矣。未爲至也。公子笑曰。然則庖犧氏之物乎。曰。然。庖犧去今數千載矣。其物尙有存者乎。曰。有之。曰。孰有之。曰。予有之。錯愕四顧。謂左右曰。夫子自謂有庖犧時物。我等當願走伏庭下。借一觀之。洗凡目焉。龍門子曰。未可也。形貌雖潔。而志慮尙未一也。公子退。復齊三日而求見焉。龍門子曰。未可也。志慮雖一。而神未泰也。公子乃存心虛無。上與神明居。如是又三日。復再往。龍門子曰。可矣。乃設几布筵。眞寶櫝其上。藉以文錦。列籩豆菹醢。舉觴灌酒漿。各再拜而興。啓櫝視之。乃八卦也。伏義氏之易也。閩姝有性淫者。恃顏色方姝麗。急欲得美少年匹之。因物色之。不得躁甚。若弗能生者。一旦有男子自南海來。髮漆黑。眉目娟好如畫。肌膚若玉雪。動止嫵媚。無不可愛者。姝聞之欲狂。不問夜。執火往奔之。旣至。男子加帽飾以七寶。披文繡衣。繫白玉裝帶。以出。五色照耀。姝見之。驚喜不能自禁。喜定始能自斂。曰。妾